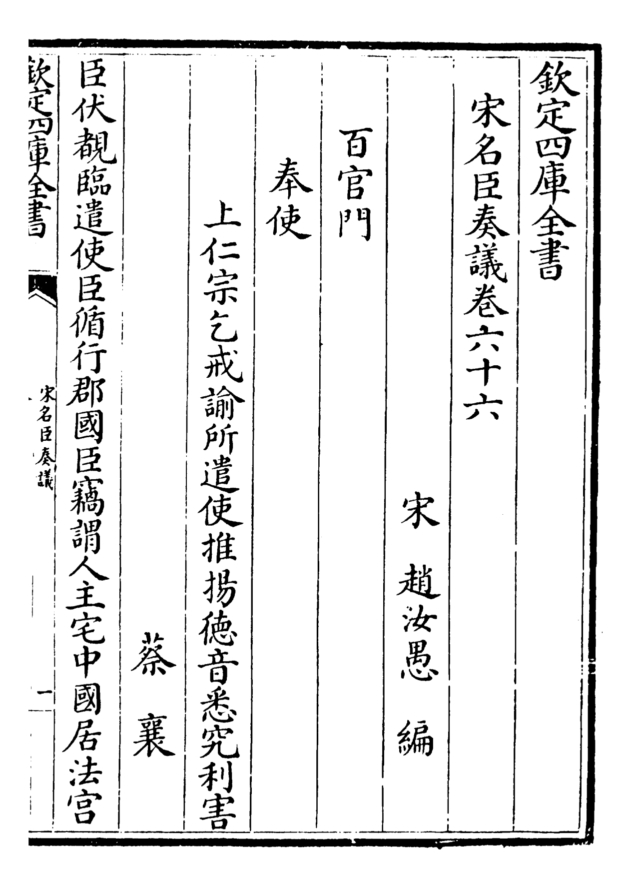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六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奉使

上仁宗乞戒諭所遣使推揚德音悉究利害

蔡襄

臣伏覩臨遣使臣循行郡國臣竊謂人主宅中國居法宫

而使幽遐異域風謡習尚寃隱沉抑無一不陳於前者其道何哉託聦明於臣下故也人主知其所託之難明賞罰以馭之賞罰既明則臣下不敢蔽欺而聦明無所壅也今天下之俗至有鉅室富家兼并貨財作為奢靡超踰法制交通大吏欺轢愚弱而貧者父子轉流闕養生送死之具不幸孤獨廢疾不得終其天年州縣吏眎而不能掩遏豪猛矜哀窮厄而又侵牟漁奪不識休已或愚繆昏耄無所是非或依倚權勢壊裂公法其焯然

有狀可指數也監司之官大率以寛紓含隱為良即發一姦贓衆輙指目以是須其自敗乃始糾擿或有所私庇垂敗之人亦加意覆藏使得脱去甚哉蔽蒙如此監司之設僅與無同欲百姓之無害其可得乎吏之茍偷姑息寖以成俗頃年遣使安撫諸郡比其還奏薦舉雖多而蠧暴不察是徒取善譽而空厥職也夫收材選能誠為治之首務然惡吏不除窮民不恤有使之出不若無出之愈徒使郡國之民交口而議曰是舉也特與被

遣之人為勞進梯級耳豈有意於吾民哉臣竊見漢武帝遣謁者博士分行天下存問孝悌力田鰥寡孤獨賜帛有差獨行君子遣詣行在而治哥舉奏又唐太宗遣杜淹巡關内諸州出御府金贖貧民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其後又遣褚遂良等二十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臣詳觀古之遣使皆務恤窮民除惡吏舉材能收滯逸而已請令使者所至之郡存問鄉里其孝行著聞及年八十九十以上鰥寡篤疾依漢故事量予布帛

即貧無所養而有男女傭僱於人償其餘直而追還之若爲僧尼僧年四十尼年三十以下並除其籍而歸養更無此等子孫官給糇糧責任親黨鄰里養之以没其齒孤獨者戒勑所養之家務全其生究結無告使者擇吏而治其曲直力行篤學衰老淪滯表之以勸風俗郡縣吏治績可稱條列其狀顯褒其尤者貪墨腥聞即令責訊材不任職於其職之相倫者易之或雖潔廉而違法慘刻及年七十以上昏老而不知退者咸以名聞願

一切罷之其官吏貪墨因使摘發監司之官素所不糾隨而坐之即使者不糾異日傾敗事在使者循行已前并使者坐之伏惟陛下垂意生民而恩澤未大洽於下者蓋督責官吏未盡其道也方使者之行幸嚴賜告諭令其畢力推揚德音以致於下究悉利害庶有補於政治勿徒使郡縣供具吏民遮列道途迎候往來重為此紛擾也狂愚之言願陛下省覽財擇天下幸甚康定二年正月

上時為館閣校勘

上仁宗乞置諸路按察使　　歐陽脩

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二部等處又只具差除月日其人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贓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别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才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官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嗸嗸瘡痍未復救其疾苦擇吏為

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内外朝官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强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請令進奏官各録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徧見官吏其公廉勤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之又有中材之人别無竒效亦不至曠敗者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専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别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别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半歲之間

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

慶歷三年五月上脩時為知諫院自建此議然朝廷重於特遣使未即行也參知政事賈昌朝前為御史中丞嘗言轉運使朝廷責以按察官吏能否而使名未正於是參取脩議詔諸路運使副並兼按察使副令將轄下州府軍監縣鎮官吏姓名置簿親掌錄其功過若績效明著及顯有不治者逐旋以聞外其稱稍著廉勤及僅免敗闕者即每至年終攢寫附遞以聞並須盡公摭實如能稱職別加進用儻務因循亦嚴行黜降提點刑獄雖不帶此使名並當准此

上仁宗乞置諸路按察使　歐陽脩

臣曾上言為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按察昨日竊覩降敕下諸路轉運使司令兼按察使竊以轉運

使自合按察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為得宜必欲救弊於時則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强明之士切聞朝議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令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貪贓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劾人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斡運財賦有米鹽之繁供給軍須有星火之急既不暇徧走州縣專心察視則稽遲鹵莽不能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使

不才者既不能舉職才者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效

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饑

荒疲瘵既無力以振救調斂科率又無由減省徒有愛

民之意絶無施恵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

用良吏各使撫綏唯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為人之利

何憚選使之勞况自今年累遣安撫豈於今日頓以為

難今必恐三丞至郎中内難得其人即乞且依前後安

撫於侍從臣僚臺官館職中選差十數人小處路分兼

察兩路其侍從臣僚仍各令自辟判官分行採訪用臣前來起請事件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為令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效故改更雖數號令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務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務也天下之利也不但略言一二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慶歷三年五月上

上仁宗乞置諸路按察使　　歐陽脩

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曾建言方今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贓汚不才四色之人並行澄汰仍具呈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本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其惡者黜其善者升中才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皆所以救民急病澄革四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鋭意求

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柰何議者憚於作事唯樂因循祇命諸路轉運使兼其職尋亦再具論奏其論格而不行按察空文遂至寖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徳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緝則困弊已極而未能速效臣謂如欲用功少為利博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强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坐而

升黜之如臣前所陳然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槩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行芟闢然後以時耘耔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而耘耔者爾寛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之刺舉唐之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每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髙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

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迂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議者未以為然謹别條具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財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斂繁重全由官吏為姦每歲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剥老繆之人恣為羣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

而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絶去搔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别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二曰不才之人為害深於贓吏國家之法除贓吏困民先發者乃行之其它不才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贓吏多是强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才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羣下共行誅剥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為害至深縱而不

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贓吏一例黜之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今朝廷雖有號令善者降出外方若落此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知朝廷本意反為民害或留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糾舉多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行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為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賴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

差遣通流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無退黜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競爭得者無廉恥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才蓋為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若見國家責實求治人人旌别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强不敢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

方今朝廷雖有憂念恤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嘗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得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謌謡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必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慶歷三年五月上

上仁宗論臺官所言按察使不當

歐陽脩

臣伏見臺官上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

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說臣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當責人展効之際奬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初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為一時之極選凡被選之人亦各負材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為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唯欲報朝廷寧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為欺罔便徇私情料其本心必

未至此茍或如臺官所説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或其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況過生疑異使各心閙如此用人安能集事況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下當怨怒上忤權勢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用之意不堅故

毀謗之言已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效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欲澄清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挾私怨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贓老繆之吏所快慶歷四年七月上脩所指臺官即包拯也拯議見監司門

上神宗論不必每事遣使　孫　覺

臣聞朝廷務一切更制庶事將多遣官出諸路以集之臣竊以為過矣本朝承百年之弊事有偏而不舉溢而不救者不可勝數將欲變而新之則在張其綱紀正其法度擇羣材而付之若事事遣使凡皆出於朝廷則臣恐不盡事情而又生勞擾之弊也臣竊以諸路使者多是朝廷素所選擢久更任使幸以成法授之必能集事其間或有繆懦不才不勝任者自可換以才吏若又難得職任相當者則若近歲權發遣及副使判官之類或

召至京師或朝廷臨遣使其法度出於一而議論精詳則自集事矣或諸路使者不可多置不足以分幹庶事則聽其辟舉屬吏若近者發運使之於東南則人知朝廷所以付畀之意而務竭其力今不擇才否一切遣使代治其職則庸者得以偷安而才者不勸矣熙寧二年十月上時為右正言諫院供職

上神宗乞重使者之任　周尹

臣伏見朝廷近年遣使出外大則察訪制置小則幹當

公事遠至兼兩路近亦十數州竊原其意豈非以天下至廣人情萬殊高拱深嚴不能周知夫事物風俗之變環顧僻遠不能親諭以德意志慮之詳臨遣軺車旁午道路蓋欲其宣布上澤考正法度講求民瘼推行美利擊姦暴振滯淹甄別賢才澄清風俗此堯之聰明舜之考績文王之憂勤而陛下之求治也然將命之人間或不稱所選煩苛掊刻失於大體所至郡縣惟糾擿簿書小失刊正吏文空言變更已成而妄作聰明摧辱監司

而自為威重聽任失實措置乖方期會之嚴甚於星火以致職司諂事官吏驚憂一方騷然不敢安處有識聞見為朝廷深惜殆非所謂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皇皇者華言遠而有光華之義也近聞朝廷察訪體量幹當公事等官内有任意違法者許本路監司覺察聞奏必以使者不職如前所陳故行約束不令過當然王人銜命乃為外司檢察本末倒置非所以尊大朝廷也臣願陛下重使者之任謹選而時遣之非素有才行曉知民

務之人不以將命非廢置利害關於要切之事不以輕出無令使者為監司所議庶幾君命不辱國體增重崇忠厚之化革偷薄之風熙寧九年三月上時為侍御史

上神宗論遣使之煩　彭汝礪

臣聞人君有視聽之明而不足以周於物有仁民愛物之心而不足以達於天下於是遣使焉將使以興利也非智不足以知之非仁不足以行之將使以除害也不忠則不能無詐然則遣使亦重事也今諸路有都轉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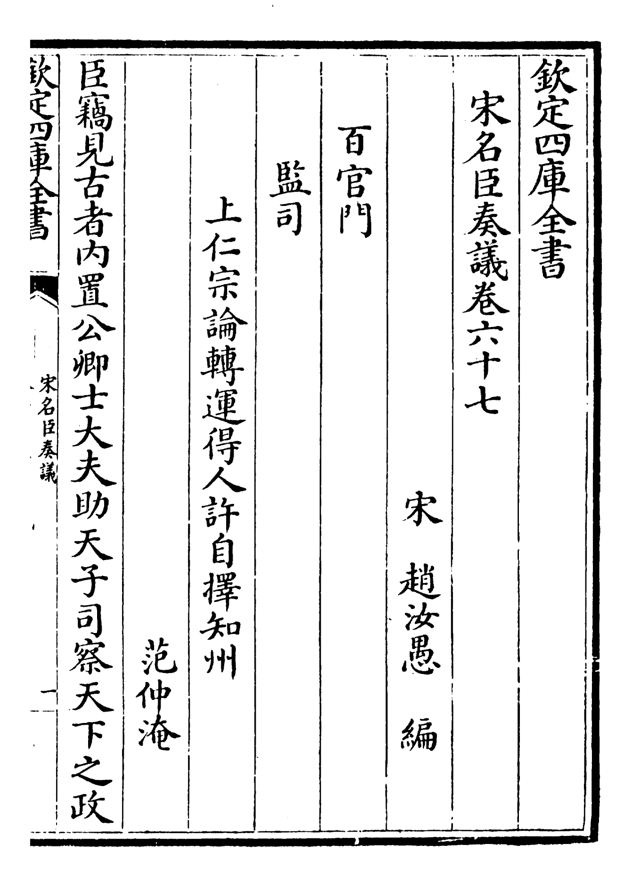
轉運發運提點刑獄提點常平市易而逐司各有官幹當內有司農市易將作軍器兵部其出使者或三四人或六七人而朝廷特遣之使又皆不與此比所遣既數而所與反多不審小人因縁附託得攝尺寸之柄而乘權勢於一日作為威福以迫蹙州縣將迎少失則發剔微細而吏無容足所如程以閹人將命而很虐悖慢雖近臣往往屢見其為姦利暴於民言獨不知有以告陛下未也如張靚異時號奇俊其在兩浙阿附撓法醜迹

今已見矣如張諤判司農使其屬按開祥一日罷去者八人而奏報之妄十幾六七至今留滯未決如軍器監以選人張杲計置皮角而所至凌轢蹂踐郡邑為之紛然陛下之德惠未施而怨讟先滿於道路朝廷之事未集而威令遂輕於天下以此知使事非可輕也且古者遣使雖數然傳記考之如大小行人訓方氏撢人之屬其所職各一事未有預黜陟予奪如今之易也今司農寺屬官所至皆得檢法而其類尤為橫逆臣聞先王之

使人其大小輕重各因其才而已少年吏更涉未幾又非有過人之智而委付如此必不克堪矣臣伏思朝廷逐路有職司數人皆為陛下布宣德意以詔於民者也今遽選其人可以任朝廷事矣國家改為之始青苗之令未行農田差役之事未正故須專使如將作補全城壁軍器計置皮甲亦皆至遣官今事且就緒使職司遣人足矣職司不能集責之可也何用紛紛如此也其他亦申勑所司審出其屬庶幾吏得自盡其力無使國家

威令頓輕於天下也 熙寧十年三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七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監司

上仁宗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

范仲淹

臣竊見古者内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

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內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察採訪使之職也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內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則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是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

民既無所告訴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姦雄起而收攬之則天下必將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仍令權擢幕職官如是行之必舉皆得人凡擢入者必俟政績有聞一二年方真授之雖以精擇尚慮有不稱職者必有降黜直俟人稱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

有異政者宜就與升擢之若然官脩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慶歷三年二月上時為參知政事

上仁宗薦張昷之等九人可充轉運使副

富弼

臣近曾兩奏乞令中書樞密院通選諸路轉運使副令逐路轉運選轄下知州逐州選部内知縣縣令若此三種官一一得人則天下自然無事朝廷不勞而治矣然

欲知民細微利病須要好縣官欲得好縣官須先擇好知州欲得好知州須先擇好轉運使副欲得好轉運使副須是輔弼大臣用心至公精加揀選親戚故舊者不得蓋蔽可去者必去之仇讐疎遠者不得抑塞可用者必用之去之者勿避其怨謗用之者勿求其感激不邀恩於已不推過於人若能如此則天下賢者才者可以盡為朝廷之用何患不得諸路轉運二三十人而已伏緣國家之事莫非至公須是輔弼大臣用心精選當黜

則黜則退黜之人以謂朝廷公行自然無怨人既無怨事乃平貼若有大臣不存公共之心推過與人則退黜者以謂朝廷本不退我只是某人私相見排遂生怨怒架造讒謗君聽既惑事乃破壞此於朝政為害之大者也今既委逐路轉運使副升黜一路知州其權甚重其事亦大須是有才識能分別善惡仍須推心至公而行事果敢然後可當轉運之任今逐路見任及新差下未到任轉運使副共二十八員其間的有才識能分別善

惡推心至公行事果敢者無三兩人而已其餘雖別無顯過可黜柰何碌碌常才緩急無用其間亦有作過之人但未敗露或已敗不行若不更張必難集事臣今來於衆論得九人皆謂堪充轉運使副可以委付選擇轄下知州必得盡公不負朝廷差委謹具名次如左

三司鹽鐵副使張昷之

知雜御史魚周詢

史館修撰王質

知諫院王素

三司判官沈邈

知濰州董儲

江南東路提點刑獄楊紘

權三司判官杜杞

權三司判官燕度

右九人皆搢紳之選今來且充諸路轉運久而皆可拔擢任使更乞令兩府同共銓量施行内董儲是宰臣晏

殊遠親然其人實有才用但年齒稍高而心力不退不可以大臣親嫌而廢也臣又慮諸處見任轉運使副例各未滿或别無顯過恐中書以謂替罷無名臣今欲乞特降詔書告諭天下備陳轉運使職任非輕自來有失精選致職事廢弛物論大以為非昨據樞密副使富弼上疏乞澄汰天下不才轉運使副使下中書樞密院令同共用心推擇中外有才識堪任轉運使副臣寮令據兩司條奏到其人已下若干人堪充轉運使副已令差

赴逐路充職幹當務在稱職以副朝廷委任之意又據兩司條奏到見任轉運使副其人以下若干不聞顯効並仰中書門下就便別與差遣若降此詔告諭天下則退者以兩府公黜自當無詞進者以兩府選差孰敢不勉如此行遣不是無名使天下之人耳目一變謂朝廷進善退惡政令清明守官者各知恐懼不敢因循豈不美哉豈不善哉慶歴三年上時為樞密院副使

上仁宗論轉運所按吏不必更令提刑體量

歐陽脩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為體量知潤州席平為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為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為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飾果是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如果才而可信則又何疑然又不知為提刑者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萬一不

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為才郃飾合得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平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提刑體量然後為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謹為名其實不肯生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狀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已苟

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是好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為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難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今邵飾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為朝廷不信却委别人則飾之使威

誰肯信服飾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為不獨邵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為朝廷不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諭也伏望聖慈特勑其邵飾所奏特與施行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慶歷四年上時為右正言知制誥供諫職

上仁宗乞監司不用苛細矯激之人

包拯

臣竊見諸道轉運司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章疏相繼頗傷煩碎兼聞審刑院大理寺日近奏按尤多倍於往年況無大段罪名並是倚摭微累不辨虛實一例論奏孤弱無援者則按以深文權勢豪猾者則縱而不顧內則徇一身之利以殖其私外則竊振職之名以圖其進効尤無恥唯恐不及至有公清守節之人或不曲事左右為衆所嫉者即被誣罔造成其罪遂使守節之士或負終身之玷可不痛

惜哉且治平之世明威之君必務德澤罕用刑法故董仲舒曰陽為德為春夏當和氣發生之時陰為刑為秋冬在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任德不任刑也王者亦當上體天道下為民極故不宜過用重典以傷德化昔秦法網凝密動罹酷罰下不堪命卒致潰亂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悶悶其民淳淳願聖明鑒於此言而無忽焉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迫若乃專用刻薄好進之吏則民不聊生竊恐非國家之福也雖朝廷累

降詔命約束罕或遵禀此弊不去為患寖深欲望聖慈宣諭執政大臣應轉運提刑等並令精選廉幹中正之人以充其職苛細矯激之輩屏而不用天下幸甚慶歷四年七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仁宗論轉運使選用責任考課三法

陳升之

臣伏以生民休戚繫郡縣之得失今天下州三百縣一千二百其治否朝廷固不得周知付之十八路轉運使

而與選者三司副使省府判官提點刑獄或以薦引或以敘進才與不才固已混淆一旦付以一道按察之寄雖知其不勝任必重退之是重抑一人希進之心而輕一道生民之命今選用不精又責任無法考課不平其間非闒非闒滯罷懦即凌肆刻薄十常八九所以下之疾苦不得上聞而重其愁歎故也朝廷有意天下之治宜自轉運使始今上選用責任考課三法其選用之法以公正明斷恵愛為本公正可使糾率官吏明斷可使決治

繁劇恵愛可使卹民之隱茍無數者之長即以補它職其禄賜恩禮視轉運使可也其責任之法曰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漢部刺史皆今轉運使之任今居職者非其人専以辦財賦為職業故郡縣之職業不脩獨掊斂刻暴之令行而民受其弊葢典制不立所致也今舉其切務有五一稱薦賢材各堪其任二按劾貪謬脩舉政事三實戶口增墾田四財用充足民不煩擾五興利除害仍令歲終具條所施行者以聞其考課之

法曰故事轉運使給御印紙歲終滿上審官院考校之三司亦嘗有考課條其後卒不能行蓋委計司則先財利而忽民事在審官又因循常務而無考第之實按漢世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宜付御史臺考課為三等中書門下參覆其實其上等量所部事之劇易而褒進之中等仍舊秩下等退補一郡若風績尤異即擢以不次其職事弛廢不俟秩滿即行黜削嘉祐二年上時知諫院

上神宗乞假監司之權令察守令

劉述

臣嘗謂天下守宰如一一得人則和氣可以立名太平可以力致不為難也何以言之朝廷差除守宰多限以資級不能周知其人善惡及臨事之際方見其才之短長德之良否耳能周知而習見者必也監司之官乎設有一人其資性既醇謹其持身亦清廉柰何才識短謬不能燭知義理區別淑慝而使之居守宰之任則下得侵其權吏得縱其姦蚩蚩細民受弊而無告矣復有一

人狡猾貪汚而能屬託吏胥彌縫上下陰為姦贓不見其迹斯二人者人皆知其不可以長民矣而為監司者雖欲發擿而斥逐之而無實狀可得且復懼為反噬隱忍而不敢為間或能直以不才貪猥之説聞於朝廷萬一聽而罷黜之旋踵之間則寃慂之聲已聞於上矣醜言巧詆隨而加諸朋姦之人互為梯援無幾何則職任復舊矣彼監司者懲其若是既不能有所裨益不若茍簡循嘿之為宜也為監司計則得矣為朝廷計則非天

下之福也伏望聖慈深鑒此弊少假監司之權使得竭忠悉慮精察守宰有如前所謂二人之類為衆所疾深譴而痛繩之投諸四裔可也終身不齒可也而其事權可不假借之乎監司得其權則郡縣綱紀既舉而民受其賜矣然則監司事權朝廷既假借之則推擇之間不可不審也願陛下深詔政府精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唯人是求不必限以資序即得其人矣可以責之力振風教審覈官吏使罷弱不勉者不敢怠其職剛暴失中者

不敢肆其情農桑勸而孝悌興徭賦均而獄訟息然後聞下特旨令於守宰中擇有豈弟之政吏畏而民愛事狀灼然者三兩人密加薦拔特與增秩賜金使之再任或升擢任使如此則郡縣有中和之政監司有澄清之功行之不疑當見其効熙寧三年上時為御史知雜事

上神宗論除監司條制　　呂公著

臣先准中書批狀送兩制議選知州以下條制內一項王珪等議未曾歷知州人不得權入轉運判官以上差

遣臣愚以為未便竊以國家承平雖久於人材素養之法有所未備緩急求才猶恐難得若資格愈密則簡拔愈難今知州以下從審官院差遣則嚴其條式可也轉運判官以上自朝廷推擢則不當更增以資格昔荀況稱賢與能不待次而舉疲不能不待頃而廢董仲舒亦稱小才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且漢之部刺史今之監司如雋不疑乃自布衣拔為青州刺史當時號為稱職方今豪俊之士多伏在下位若

必待其已歷知州然後任使則或至白首而不見旌用臣愚以謂知州有治迹者固當升入監司自餘果有才能為衆所推雖資歷尚淺亦繫自朝廷不次選擇充轉運判官權發遣省府推判官及權充知州差遣若試無効自可退從常調如此則勸沮兼行賢愚無滯熙寧二年五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哲宗乞推擇監司與民休息

劉摯

臣准尚書省劄子十月十八日聖旨指揮節文比者詔令屢下以寬民力便安公私官吏或致廢格自今州縣悉心奉行監司點檢御史臺覺察彈奏者臣有以見陛下誠心愛民謹重政令天下幸甚臣竊謂州縣之政廢舉得失其責宜在監司夫監司之任亦重矣一有賢不肖則環地數千里休戚繫之曩時朝廷大更法度選建推行之人故不以資任務得果健强鋭猋厲風生之才蓋規以就事倚辦於一時及法行事立矣而其後用人

猶復因襲未曾權量時宜有所張弛之也是以至今使者之政刻覈褊迫相師成風郡縣承望亦莫敢不然使民不見德與義而惟刑是覿惟利是聞者蓋亦久矣斯豈政令之本意然哉奉宣繆戾積習至此故也比蒙聖朝哀念元元取監司罪惡已甚者既去之矣然其餘人材頗尚駁雜情志未一各懷所私蓋其隂有觀望者則必習常而慢令以致恵澤之壅其淺中覬利者則又将矯枉而過正或廢所宜治之事二者不可不察也唯得

其人庶懲此患臣欲望聖慈詳酌河北河東陝西素號劇部向來所用使者出於暴進多非更歷民事人微望輕雖自過為威刻而下終不服今宜稍復祖宗故事三路各置都轉運使用兩制臣寮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稍高練達民政識治體近中道之人分補監司之任明授之以詔令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寬弛肅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部使者誠如此州縣之政隨之則先朝之仁政陛下之恩德庶幾下究而與民

休息不難矣考察見任之無狀者一切澄汰之被罷之人苟非有顯過宜還其資考別為任使令不至於失職無聊而已方今先務恐實在此伏望詳酌施行元豐八年十月上時為侍御史

上哲宗乞罷提舉官　司馬光

臣聞書稱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少時見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北陝西以地里多事置轉運使兩員然朝廷必擇朝士累任

知州有聲迹曉錢穀者乃得為之未嘗輕以授人凡一路之事無所不總使按察官吏薦賢發姦愛養百姓興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務未能細知利害者則委之相度措置當是之時官少民安事無不舉公私饒樂海内晏清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其後或時置轉運判官以其冗長害事尋復廢罷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後每事各置提舉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權如監司又增轉運副

使判官等員數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為之或通判知縣監當資序及選人以權受權發遣處之有未嘗歷親民即為監司者能順已意則不次遷擢小有乖違則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更加責降彼年少則歷事未多資淺則衆所不服輕俊則舉置百事往往乖方衆所不服故依勢立威以行號令舉措率易故處事不熟壞法害民又利禄誘於前罪戾俟於後由是往往上不顧國家事體下不恤百姓怨咨止務希合以圖進取致今日

天下籍籍如此皆由此來也陛下幸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知元元困窮於國家非便欲救而安之詔青苗錢不得抑配免役錢寬剩不得過二分竊聞諸路提舉官州縣猶有於春首抑配青苗錢勒百姓供情願狀別作名目占免役寬剩錢但取文具而已如此則朝廷號令廢格不得行於臣下恩澤壅塞不得被於黎民徒存空文何以為政臣聞去草者絶其本救水者回其原提舉官者乃病民之本原也陛下必欲蘇息疲瘵乞盡罷諸

路提舉官其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判官一員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為一路共差文臣兩員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幹仍選知州已上資序累歷親民差遣所至有政迹聰明公正之人方得為監司聰明則知官吏賢不肖公正則黜陟無私部下官吏皆得人事務安有不幹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乃國家鎮撫四方之本也若以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不少恐轉運司一旦得之妄有耗散即乞

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一面交割主管依常平倉法謹伺穀價賤糴貴糶及准備災傷賑貸其餘不得支用若轉運司委的窘乏須至兑那常平錢物者必須至具數先奏朝廷得旨乃得移牒支撥若以監司數少路分闊遠處巡歷及管幹不辦即乞只依舊法每遍巡諸州更不遍巡諸縣自非要切大事朝廷不令監司親往幹當只令選差本部官除司理司法縣尉獨員監當之類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得隔州差人幹當差

及被差之人皆有罪新條諸州管幹及主簿給散月分不得差出之類指揮乞更不施行所貴監司有官可差幹當事務若遇有賊盜乞朝廷只委提點刑獄差官或行移文字監督捕盜官捉殺不令親入山監逐如此則監司巡歷管幹職事簡要易為辦事元祐元年閏三月上時為左僕射詔並從之

上徽宗論監司不得人而走馬奏事

石公弼

臣伏以諸路監司為朝廷耳目之寄責任非輕宜得忠誠體國之人有徇公忘私之節尊主愛民之心然後内足以廣陛下之聰明外足以究生民之利害陛下可以坐制四方無為而治也近時監司初不遴選㑹縁除授者莫可悉數覬望誕謾貪汚茍賤無所不至達於聖聽十未能一由是走馬承受㢘訪實事有専為蔽欺稍稍奏聞是監司不足以取信而事移於走馬也臣恐久之亦不無弊非陛下循名責實之旨臣愚伏望陛下謹監

司之選擇人而委之其有資望素輕人材凡下者宜有澄汰職事不修附下罔上者重加貶斥陛下之威令已孚賞罰有信革去壅蔽之患示以通信之言然後走馬承受奏事非其本職者罷之廉訪按察責成於監司庶幾官修其方吏肅其業且監司得人則一路之治無慮不舉盖民之師帥責在守令守令之職責在監司監司之選不可忽也臣以為宜立法以塞僥倖之路大觀三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欽宗論雜科監司不可不盡罷

呂好問

臣竊見比年以來諸路雜科監司猥多司分既異所行不復相照各執已見意在必行事相牽連首尾相戾文移如雨督責如火官吏書紙尾之不暇矧能及民事乎所巡歷處州縣為之鼎沸又況所任用之人率多闒冗常才非以賄賂及諂佞得之即宰執宦官親戚及堂吏子弟其間以才選者未有一二也此等豈能奉行朝廷

寛大之政徒能騷擾天下蠹弊民力實無益於事臣愚欲望陛下詔三省樞密院應雜科監司不必專置司者一切盡罷令轉運司提點刑獄司分領如弓箭刀弩手之類令帥臣兼管市舶司之類令轉運司兼管所有存留司分及轉運使提點刑獄等官伏望朝廷選擇人才使稱其職庶幾上不蠹國下不害民

貼黄臣竊謂諸路監司在於得人不在增員且如弓箭手之類舊屬帥司而藝能精熟自置提舉官

以來多有冒濫之人及武藝生疎發運使自來止
二員綱運未嘗闕悞止緣近來用非其人遂致住
滯非緣官少也近添一員而住滯損壞愈甚以此
見增員之無益也
貼黃臣伏見近日發運轉運等司時有添差去處
深為害事員多則事理商議不合若各以己見行
遣文移則州縣何以奉行實悞國事欲望盡罷添
差官其不職者自可改易庶幾事皆歸一易責成

功
靖康元年七月上
時為左諫議大夫

上欽宗乞擇監司郡守按察贓吏

吕好問

臣竊以比年以來贓吏為害徧於天下自小至大習以成風株連蔓衍不可復治臣請詳言其事自内及外言之為監司郡守者其初必奔走於權倖之門朝夕請謁貨賂公行計其所納與所得官相當然後得之不然則賂其親戚子弟如此欲激濁揚清何可得也其到官也

督責州縣以償其費州縣因重取於民以為獻上則求保明恩賞奏辟差遣下則求薦章免罪責自外及內言之每朝廷拋降科配於民且如一縣當一分之數一分之外則吏人取其八九縣官取其六七又以四五入於監司州郡之公庫監司郡守復以賂京師貴近上下相蒙事不得發然則朝廷之取民也至寡害民也至輕而贓吏之取民也至重害民也至酷民不知怨贓吏獨歸怨朝廷者蓋贓吏以朝廷科率為名爾豈可不為朝廷

惜之今陛下既罷科率不取於民亦可以戢姦吏矣欲望陛下審擇監司郡守應官吏姦贓不因按發而自敗露者本路監司并本州按察官皆與等第科罪庶幾各知畏懼不害良民苟有姦贓必能按發靖康元年八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七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八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守令

上真宗論資廕人與知州流外人注縣令

孫何

臣聞為官擇人以爵馭貴共治之任牧守居先親民之

官令長為急故前代目為遴選擇彼清流黜幽而陟明信賞而必罰或自剖竹之職入為三公或由握蘭之資出宰百里所以民無愁歎吏絶煩苛國家車書混并制度宏遠取士之法雜以隋唐考績之方參用周漢雖復名臣接武循吏連衡尚有由資蔭以登朝權知千里自胥徒而秪役正授一同或目不知書或心唯黷貨撓齊民而斯甚干大典以何多方屬盛明尤宜釐革欲乞特降制命下審官院吏部流内銓應升朝官并京官資蔭

入仕者非有灼然勞績未得與知州差遣應州縣官流外出身者非有殊常行止未得注擬縣令必若績用有聞功勤可録則有教無人卓茂魯恭為時而出（咸平三年上時為京東轉運使）

上真宗乞委大臣銓擇守宰　魯宗道

臣嘗讀近書自唐季接五代或三四年或五六年亂離塗炭寃號天地金血之氣鑠盡冲和愁苦之聲求息不暇天禍既悔至聖勃興故太祖皇帝以神武大畧定天

下有反掌之易太宗皇帝以至仁善繼恢域中成光大之業陛下奉而守之勤而行之彝倫叙矣故云亭汜檢脽壤恭祀謁太清之真館薦玉皇之大號至於必躬聽斷勵精理道以宵旰為宴樂處非薄而久安從古王者徒載簡策爾唯親民之官政事最切未見區别其如民何令審官例差一知州縱耄昏無識以何道推降之銓司平配一縣令雖薮麥不分且無由擯斥之令為天下親民之官以十分論之黷貨害政未寘刑章者有其三

清濁混然巧於情偽使在上知而不能糾舉者又次焉
暗懦不能制猾吏不能審法令凝滯於物者又次焉貴
游親屬望風護養而不言者又次焉是則介然自守約
己恕物不諂上不瀆下為陛下孜孜於民政者十不一
二焉欲民之安其可得乎宣帝凡拜刺史守相必親見
之考察其言觀其能否令或未然凡除知州通判京朝
官知縣候滿三五人且令大臣具宴見之禮以遣之訊
之以言而察其應對觀其詞氣而考其否臧才能者奬

之不肖者退之縣令則擇臺閣有風鑒聞望臣寮主遣之能否之間各具其狀恐於聖政稍得其宜又審官之任本宰相之職宜妙選英哲以委之庶激濁揚清漸得良牧賢宰則斯民之大幸也或詔參預宰司覆令按驗亦不為煩唐故事宰相帶兵吏部者午前在中書午後歸本司治事是亦内外兼領之制臣不任狂狷干犯冕旒待罪之至天禧元年上時為左正言

上仁宗乞非歷縣令不得為長吏

包拯

臣聞古之所重為民父母者縣令耳今之所賤而不能振起風教者亦縣令耳蓋擢用之際未精其選凡有清流素望或稍挾權勢之人即苟謀佗官恥為縣令但庸人下品甘於其職雖郡隷吏卒皆能訶制苟免罪戾之不暇欲振起風教為民父母其可得乎且令朝廷仕進清選大臣子弟偶緣文墨或希辟命即自下寮擢陞館職不然纔出外任例為簽判不繇為縣便作通判知州

洎為長吏昧於民情懵然其間不知治道之出況四方多務令長尤在得人欲乞今後貼職并簽判及京朝官凡歷任中不曾任縣令及知縣者不得便為長吏按察之官且令歷知縣方得入通判知州如此則宰邑得其人長吏亦不能僥求而至

慶歷三年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仁宗條奏牧宰利害　錢彦遠

臣伏以生民休戚繫於牧宰當國家委寄非有才識學術則為政疏矣朝廷授受之際固小文常事而千里取

舍倚辦斯人故漢宣帝云與我共此者唯良二千石本朝太祖皇帝嘗曰下民雖不分敘麥藩侯不為蓄養朕斷不容之誠聖人之深見遠慮知治天下之本在此而近歲審官院推擇知州並不以賢愚器識而選止用資考與至院後令自占員闕差定其間或面牆經術庸猥冗瑣老眊罷癃殘虐貪暴混淆雜進不敢裁黜暨拜吏而出豈復究心政事唯計圭田多少市估重輕苞苴梱載以濟所欲不然酷刑罰以快怒心飾厨傳以邀妄譽

雖有循理君子苟身遠譽寡無階朝廷則汩沒下流不能自振監司薦舉亦為虛名而容鄙淺人坐享厚禄通都會府積日可至況令諸道水沴螟害荐臻民之性命責在長吏若圖朝夕近効誠亦未可願少革弊事漸期蘇息具管見如左

一欲乞天下知州除藩方舊除兩省以上及節將判知沿邊武臣外其餘州軍並依故事量大小要劇分緊望上中下五等其緊望州送中書門下除上

中下審官院

一乞先命兩省官以上於曾任知州成資人内各舉一人須是履行潔白才識政事優長者送中書門下更令咨訪銓擇才器名實委能相副令分知緊州則如任内政績有聞特行超擢其所舉官亦乞獎拔如不稱職業貪猥阿枉并坐所舉官重行黜責

一上州乞令審官院不以先次名目差定揀選合入

知州人歷任内曽有兩省已上臣寮轉運使副提
刑朝臣共七人保舉及曽知中州成資有勞績人
除授仍委中書門下於都堂坐引與相見訪其學
緼測其器度堪任牧長者方許降勑知上州任
内政績殊絶即令審官院磨勘引見送名中書門
下亦與緊望州其勞績即不得以催驅省税理欠
負除破應在課利增溢為數須是的為生民興利
除害衆所共知者應如元因舉主擢用知上州其

賞罰並依與緊望例所貴舉者不妄

一中州即委審官院依名次先後差除候差定中書門下依上州例訪問才術如堪任牧長方得降勑其初任者入下州次任者無遺曠方與中州遠近資序並依舊勑如歷任内有贓罪及七十以上不得差注只與通判則貪夫息心懦夫自厲

一武臣除主兵沿邊差使外如合入内地知州即委樞密院具歷任勞績資序送中書門下施行

一緊望知州添支俸料圭田從兵並乞比舊晉當路節鎮例稍增名數其合增俸料即以本州贓罰錢充每州所增不過數十千而可以養廉恥慰清節上州亦乞優立則例中下州即依舊

一廣南西川有知州當知縣者自來例用新轉京官或移人充皆是新學小生未練政事雖地極僻左人民乃亦陛下赤子更賦輸入刑罰用捨與内地不殊何苦輕委其人加以去闕庭迂遠萬一不幸

為庸人所擾嗸嗸無告况受命之日優賜頗多俸料加厚欲乞差合入遠地通判人充

一內外文武臣寮不得以恩澤陳乞子弟親戚陞陟差遣資序委御史臺彈奏黜責

一令既分列州郡地望以為資序遴揀惟人即望朝廷少假權任寛其銜策不為小人脅持盡所蘊蓄

一通判知縣縣令乞委所司依知州例銓量條奏

右具如前臣所陳列事節皆臣愚者之慮大體如此且

令天下郡國四百有餘以朝廷濟濟多士歲取英髦動百千計入流雜色亦以倍增求四百之才分守郡國不為艱矣使生民帖泰衣充食給則太平之効如指諸掌願皇帝陛下特留睿覽如允臣所奏乞送中書門下詳酌施行慶歷八年上時為右司諫

上神宗乞寛假長民之官　呂公著

臣伏見審官院流内銓以知縣縣令闕多凡選人被舉充職官及轉京官者例差知縣已被差者不通舉辟不

許避免臣竊以為當國家有道之時付之以百里之地有民人社稷之重則士子所宜願為令乃設一切之令强所不欲與坐殿罰犯者亡異此殆郡縣法網太密而勸别之道不明吏有盡心奉法治行明白者未聞有所褎異一罹微文則不能自免於譴斥加以近歲朝廷以更改法度郡縣之吏或不能奉行故於常法之外峻其黜典經赦去官多不原免積累歲月坐此殿罰者益衆臣愚以為長民之官朝廷宜少寛假非有贓私顯狀及

罷軟尤不勝任者雖坐小法無輕替易仍詔諸路監司牧守其所屬令長有奉公愛民治効尤異者每歲別薦三二人間或奬拔待以不次其次如職事修舉有舉主合轉京官者特與依諸州教授例就任改官許令再任如此則勤廉者得以自保勞能者有所激勸中才足以强勉異効不至滯留熈寧二年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哲宗乞十科外增撥煩一科

上官均

臣竊見前日勑令太中大夫諫議待制以上每歲以十科薦士茲見陛下博收羣才因能任官之意自三代以來設官分職雖多寡不同然取人大要不過或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而已今以十科取人其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選固已兼取然論政事止於治財賦聽獄訟斷請讞三事而已竊恐政事之目有所未盡何則能治財賦者未必長於聽獄能聽獄者未必長於斷讞能此三者未必寛信敏惠足以長人令之所謂長人之官者

守令是也令之守令雖有累歲月用薦舉闗陞之法然至於劇郡大邑若止循資序不加選擇恐未必得人有傷士敗材之弊不獨如是自比年以來郡縣考課之法文具而不行未聞擢一良守進一賢令以聳動天下故郡縣之吏亦務為碌碌細謹守繩墨治簿書督租賦而已未聞諄諄慈良以治人為務蓋自非豪傑自信之士未有不待賞而後勸也若褒賞不加薦舉不及天下守令長於理劇者豈復有亹亹樂進之心哉臣欲乞於十

科外更益以才堪治人能撥煩者别為一科劇郡大邑有闕因以除授如此則人無遺才而天下之守令莫不勸矣守令勸則郡縣之政理天下之民被朝廷之德澤而太平之功立矣元祐元年七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哲宗乞十科外增撥煩一科係第二狀

上官均

臣昨於七月二十二日嘗具奏論太中大夫諫議待制以上每歲以十科薦士外更益以才堪治人能撥煩者

別為一科至今未嘗施行臣竊以為治天下之道以民為本朝廷之政令法度加於四方者莫不在民而治民之親者實在守令之能否守令能否實係政令之廢舉生民之休戚自漢及唐號為至治者如孝宣太宗明皇未嘗不孜孜選任以守令為急當是之時德澤流暢遠近乂安無疾苦愁嘆之聲者誠郡縣得人之助也今天下列郡三百為縣千餘其守令治績章章可稱者罕見其人則朝廷德澤之壅閼遠近民庶之未安蓋有由矣

兹豈人材之不迨曩昔耶由奬勸選任之術未至耳奬勸之術無它在夫使貴臣薦之而朝廷旌用之而已彼天下之士大夫雖均為守令有以才見稱為達官之薦使治劇郡大邑則才者樂於在上之見知而四方之守令莫不覬望而勸進故薦舉拔用不過數十而天下郡縣之吏靡然鄉風矣不過數十年而天下之良守賢令彬彬布於州邑遠近之民豈憂不治哉又郡縣之政訟有聽斷聽斷有得失民有賦役賦役有當否至於政有

寛猛獄有繁簡民有喜怒守令之能否較然彼薦舉之官恐有不稱之責且不敢妄薦則薦舉之不得人非所患也令以十科薦士下至理財斷獄請讞皆得預選彼寛厚明敏長於治人者獨不備數郡縣之吏必以為朝廷輕守令之選而不以民事為重也夫賞之則勸沮之則惰者人之常情也薦舉不及奬勸不加而責天下之守令鋭意於治民而奉朝廷之法令臣愚竊恐其未能也夫守令之職以愛養安治為本清心治己為要自非

寛厚明敏學道愛人者鮮能及之蓋春秋長於治人由求孔門之高弟僅能宰千室之邑治千乘之賦況其下者乎今十科薦士下至理財讞獄之細皆得被選至於寛厚明敏善於民事者獨不及之是取小而遺大畧本而詳末天下郡縣之吏將且怠惰茍且不復勸勵朝廷之德澤志慮誰與宣而奉行歟蓋朝廷出一令立一法實繫四方之觀聽百官之趨嚮不可不審其發也願陛下詳覽臣之愚言若粗闕治體不為無益乞增薦條以

備遺鈌元祐元年八月上

上哲宗乞察守令能否　朱光庭

臣竊以當今圖治最先務者莫先於擇守令郡守得其人則千里受其賜縣令得其人則百里受其賜朝廷更新法度惠養元元獨於擇守令所當先務者而反後之此臣之未諭也臣欲乞朝廷先謹擇監司然後令諸路歲以郡守能否諸州歲以縣令能否聞於朝不必如向時殿最之法須拘一二事狀但欲稱職者必聞非才者

必舉其後朝廷或遣使詢察或採聽風謡審考其詳以校監司州郡所上得實者為稱職失實者為非才蓋守令能否萬口所稱尚不能知欲其察知民間微隱不亦難乎便當廢斥不得復為按察之官如此懲激孰敢不盡其心守令有善政者即加旌别使之久任如此則率土之人皆蒙惠澤太平之功成有日矣元祐二年上時為左司諫

上哲宗乞差知州先舉主後資任

呂陶

臣竊以今日任官之弊其輕且濫者唯郡守為甚也封疆千里生聚萬衆休戚所繫而不問能否一以資格用之為半刺兩任有薦者三人則得之矣侮法慢令戕民害物十郡之中常有二三暗塞不治又有一二舉天下億兆之衆十分而言失其惠養者將半矣承流宣化又何望焉方今朝廷清明百度備舉憂勞元元以固邦本唯恐一夫不獲而牧守之弊紛紛至此甚可痛也昔兩漢盛時政平訟理民安其業者皆循吏之效唐之貞觀

開元號為善治太宗亦嘗自擇刺史誌其姓名於屏風
而用之當時名臣如馬周張九齡輩皆極言刺史不可
輕任載在史冊足為龜鑑前日朝廷患監司不得其人
乃詔近臣舉用而監司之選稍稍清矣至於郡守尤為
親民畧而未議是棄民也臣伏請詔内外待制太中大
夫以上於通判資序人内歲舉堪知州者三人朝廷更
加審察送吏部籍記名氏凡遇有闕先差有舉主者如
資任未及即差權知其次方差資序合入人庶牧守之

職有以庇民循良之風無愧前古

貼黄天下民事之重大則一路付之監司中則一郡付之太守下則一邑責之縣令如臂指之相附如綱目之相維國朝之制既舉監司以清一路又舉縣令以治一邑則一郡之守亦宜舉矣自八路差注已來此選尤濫蓋於本道就短求長自知縣兩任則得為通判自通判兩任遂為知州其猥濫庸謬不可勝言今已收闕歸吏部似此等人皆可

指占州郡之寄雖人材絶無所取而資任合入則不可不與虚授濫除生民何頼伏請特立薦格以清其流元祐二年三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九至七十二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吳垣

謄録監生臣朱堦

謄録監生臣陸昺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九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官制

上仁宗論詳定官制　劉敞

臣等昨奉敕為翰林學士韓絳上言國家奄有四海承平百年官制未修方苦其陋欲望討論唐百官制及本

朝官制品秩事件量加裁定正其名體等事奉聖旨差臣等同共詳定臣等累曾懇辭不蒙允許尋具劄子陳乞且未置局容臣等取前代官制將今日官位職位商度可改正者可裁損者可申明者各條三兩事先送中書門下更加商量若果有施行即置局辟官次第删定奉聖旨依奏臣等今詳定到事件如左

一漢置丞相其後改置三公官皆公府辟召掾屬唐制以尚書門下中書三省長官為宰相尚書令僕

射侍中中書令是也官品未至者同中書門下三品令平章事即其比也參知政事唐初亦是正相崔温等嘗為之國朝之制下宰相一等若用唐制正其名體則四輔之任當悉用平章依漢制即須

立丞相府

一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國朝之制大夫不置以中丞為臺長它官或以給事中諫議大夫權之若欲改正官制置丞相府則大夫當復輕重乃

等

一唐制無公卿為樞密使五代用兵始與中書對掌機密即欲改正官制當以院事還中書及尚書兵部

一尚書省二十四司既為虛名所以官冗員衆即欲正官制當罷三司復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員其郎官不在本省治職事者並以前資及散官處之其滋外任者或依唐制置上中下等州刺史

及别駕之類隨官品任之或欲輕其權則曰知某州刺史之類

一文武散官及檢校兼官勲爵實封等在開元已前頗有實事於今唯散官猶叙服色粗繫輕重其餘悉皆虚名無益治體即欲改正官制當例行省罷若以假虚名而任實職兼存亦可

已上所謂改正者也略舉一隅若於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

一大理寺決天下之獄刑部覆之於事已足又加審刑院則為駢衍即欲裁損官制當以院事官屬還刑部

一吏部尚書侍郎分領銓事則當差以輕重分別流品今審官院掌京朝官磨勘差遣而流内銓惟典州縣幕職官體制不倫即欲裁損官制當以審官院職事歸尚書銓州縣幕職官歸侍郎銓

一羣牧司提舉司糾察司之類皆古無此職即欲損

官制悉當省罷還屬尚書九卿

已上所謂裁損者也略舉一隅若於今可行

即推此類具正之

一左右史並當隨宰相入立仗下以記言動令史官

之任不及閣前殿政事故德音善政多失紀録欲

申明復此舊制

一中書出制敕唐制並經門下審覆然後尚書出告

身經歷三省比來唯於中書發敕虛置三省官名

令欲申明復此制國朝令文具載

一國朝近制觀文殿大學士惟待舊相自資政殿大學士至天章閣待制已上其間多有無員數除受浸廣者繇邊幅不立也諸舊有員者宜依舊數未有者宜差定其員著為久制以革濫員之濫

一唐制舍人六人分判尚書六曹事所以佐丞相謹政令欲乞申明此制

一舊制九卿之職不隸尚書令卿監職事三司關領

者宜取還寺監亦省侵官之類

一唐制左右丞相判尚書省事中書判門下省事中書舍人判中書省事國朝門下省權用近臣判之中書省即舍人年深者判與唐制略同准昨來言者稱近臣判省太重考按唐制似不如此惟常衮自以同中書門下事即當兼判中書省是時崔祐甫以舍人判省謂衮侵官士論由此不平衮也

一三班自供奉官至殿侍差使之類唐制武選皆無

此名目宜從置於外以區別華冗

一朝廷若欲從改正之說即俟改正之後設官分職如周唐乃可約六典著書垂之後世若未能如此而欲著書惟可將會要及諸司編勅并格令刪繁取要因令日官名粗書職分而已

已上所謂申明者也略舉一隅若於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嘉祐三年十二月同翰林學士胡宿上時知制誥

上哲宗論官制之失蔭補之濫

畢仲游

臣恭惟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於三代葢皆有三代之意而髣髴焉至於省刑罰息兵革施仁布德愛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代比獨百官名自宰相而下至於百執事循用五季之舊而不知改天子臨朝太息於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悼歎發憤於下者不知幾年矣及神宗皇帝同人心決大策以階寄禄而修復漢三省之制宜其歡呼鼓舞以慶朝廷之

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稱有不懌於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嘗厭五代之弊法旣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制之所失如何而不革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遷者在省之官反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爲樞密使吏部爲銓審庫部金部爲三司水部爲都水刑部爲大理名隷尚書而事在他局者不可以爲後世法則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舊而未合於今日之務舊平章事

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而令儀同三司一階兼昔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尚書遷户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令銀青光禄大夫一階兼昔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户部户部遷吏部吏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令正議大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昔之官品難於進令之階秩易為髙而又降七品為八品降五品為六品降三品為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減廕反以舊品為定而章服之令

徒降五為六降三為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於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合而為一則其治速令尚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為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至所謂書黃録黃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浹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於竹茹木屑之細或者補衣貸食未得其缺而事久失於期會則非惟

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憚於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人損益之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二十補廕入流者甚衆一歲之選至千萬計豈特賞延世祿而已邪舊日之制歲得任其子弟者易以為三歲之制復易為六歲而猶患其濫則殆非歲數之近廕補人之多故也今若於定制之外復增歲數則士大夫絶望於廕補沮事之議將不可止非所以順人心助和氣而官冗之弊又未必能去為今之策莫若

因仍歲數遠近而漸責其試法試而中於法者然後入仕則是第存蔭補之舊名而已無入仕之新患順於人心所利有五不增蔭之期無所觖望一利也公卿之子弟患於不學而今責其試法則自勸於學二利也得好學之人以為政不病於民三利也一不中選者猶欲再而中選再不中選者猶望三而中不絶其望四利也官冗之弊可以漸省五利也豈惟蔭補凡天下之入仕者皆為試法以考之使人人勇於自試而止取百人則百

人而已數百人則數百人而已終無意外之濫雖行之萬世未見其弊又不失虞舜賞延文王世禄之㫖矣元祐二年上時為開封府推官

上哲宗論寄禄官宜分左右　丁隲

臣竊見官制已行流品混并不足以激勸來者適足以長奔競之風且如官制未行已前自前行郎中令朝請大夫是也考滿當遷進士出身則遷太常少卿令朝議大夫是也非進士出身則遷司農少卿或衛尉少卿自

司農衛尉少卿入光禄少卿然後轉少府監如此三遷凡十二年今自朝議大夫一遷為中散大夫舊所謂光禄卿是也自中散一遷即為中大夫舊所謂秘書監是也中大夫一遷為太中大夫舊所謂諫議大夫是也太中大夫一遷為通議大夫舊所謂給事中是也通議大夫一遷為正議大夫舊所謂六部侍郎是也官制未行已前侍從臣寮自禮部遷户部自户部遷吏部常調臣寮自工部遷刑部自刑部遷兵部三遷凡十二年今自

通議大夫一遷即為正議大夫自正議大夫一遷為光禄大夫舊所謂左右丞是也自右以至於左凡八年令一遷即為之矣自光禄大夫一遷為銀青光禄大夫舊所謂六部尚書是也侍從臣寮則自禮部遷户部户部遷吏部常調臣寮則自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累而至吏部凡五遷謂之細轉令二十四年之官八年俱歴之矣夫聖人用名為教故為之差別品類辨明科目一定其號人不敢有覬望之心僥倖之意令賢愚混淆清

濁同流非所以為善處天下之物也臣愚欲乞出自聖斷付之有司略行改正若執政大臣則由朝廷除授不由資級臣故不論若侍從臣寮自朝議大夫已上至通議大夫五等依官制所定自正議大夫已上至金紫光禄大夫分左右可也其餘無出身常調臣寮則自朝議大夫已上皆分為左右可也如此則賢愚不混淆清濁不同流無覬望之心無僥倖之門矣若夫絶類離倫卓然有所見於世者則在乎人主躐等而用之耳何限於

資格哉元祐三年上時為右正言二月六日詔自今朝議中散正議光祿銀青光祿金紫光祿大夫並置左右進士中出身及帶職轉至左朝議中散為二員餘人轉至朝議中散分左右字為四員已上合理七年磨勘其正議至金紫並分左右字為八資應令官已及此者悉加之

上哲宗論犯贓人於寄祿官削去左右字

劉安世

臣伏見自行官制後來一切以寄祿名官至於流品無復旌别乃者朝廷以為未盡始詔吏部因其舊名分為左右自是清濁有辨衆論稱允後來竊聞新士大夫之

犯贓者並改右字法既未備人以為疑且有出身之人
苟以贓汚抵罪左降於右自可示懲縁無出身者自合
稱右今若一旦混淆於貪墨之徒彼將以仕宦為耻非
惟失先王礪世磨鈍之術亦恐本帶右階之人或有犯
者朝廷以何名處之臣愚欲乞今後贓汚之吏並與削
去左右量其所犯之輕重而制為貶降之歲若限内别
無他罪仍有舉主即與約經赦叙用之法許以牽復如
此則名器自正而負罪者通改過自新之路勸懲之道

可得而行矣伏乞睿明亟追前令別加修改庶協政體

元祐五年四月上

時為左諫議大夫

謹名器

上仁宗論呂夷簡僕人受官　歐陽修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知抑絕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僚上言乞今後大臣廝僕

不得奏薦班行勑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却用呂夷簡僕人袁宗二人為奉職夷簡身為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況肯為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令一法纔出而大臣先壞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降勑旨令後又廢有司為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徇人情或云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勑前奈何授官在降勑後凡出命令本為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勑衝前勑令

袁宗等雖曾得旨而未授命間已該新制自合釐革𠕂簡不能止絕而恣其僥倖朝廷又不舉行近勑而自隳典法令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別與一軍將之類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為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慶歷三年九月上時為知諫院

上仁宗論兩府遷官　　何郯

臣等伏見前任兩府臣寮繼有除拜非復差功計勞特出一切恩命近時典故未見此比物議喧然不知其由

夫爵禄故上所得專予以其可以厲世磨鈍使天下之人赴忠義立事功至於徇節捐軀而不自悔故古之王者至重至謹賞一人必使天下之人皆知以為當然不敢用為己私而輕天下之所重也令若授受之際皆出無名則何以勸有功有功者不足勸是古之所重今更以為輕雖極顯官厚禄將無以磨礪天下而人人有覬覦徼幸之心復何所恃而為治哉況股肱大臣天下所望而為表則者豈特以一官自私而不為國家惜大體

也臣等固知爵命之行必有遜而不受者伏望朝廷察臣等言稽之典故如今來例行除授事體有輕重必當即乞明示中外使灼然曉知若祗出一時之恩願下臣等章奏詢之公議儻以為然或難於追寢前命因其表遜悉停過恩如此則上無虛授之譏下有相遜之勸與其一舉兩失事相萬也臣等待罪言責不敢顧避緘默

貼黄稱侍中官秩隆峻不可為節相序遷之資稽之典故未嘗有輕授者唯晏殊前來已為刑部尚

書朝廷若以左降歲久自從牽復恩例皇祐元年七月河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夏竦兼侍中宣徽北院使判并州鄭戩為奉國軍節度使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陳州晏殊為吏部尚書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知許州張觀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兵部侍郎丁度為户部侍郎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知應天府王舉正為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杭州范仲淹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新知河南府吳育並為禮部侍郎太子少卿致仕杜衍為太子太保太子少傅致仕石中立任師中并為太子少師太子少保致仕任布為太子少傅初上軫念執政舊臣宰相文彦博因賛以鄭戩夏竦等十四人皆遷官加職而弼與琦各領一路安撫使仍優除之郯時為侍御史知雜事同監察御史陳升之上此奏

上仁宗論明堂覃恩太濫　包拯

臣伏覩明堂赦書應文武百官內臣並與遷轉臣先以風聞曾具論列并乞召對不蒙開可退用憂迫弗皇啓處竊以爵禄者天下之公器而邦國之大柄也唯士之有功與德所宜處之非此二者不可濫與夫人君者固宜愛之惜之苟輕用之則壞公器而失大柄一綱或紊百目皆隳雖善為治者亦末如之何況今吏員益衆財用益殫為國計者自當澄汰冗雜以寬調度豈可不辨

能否普加官爵是於承平之世行此姑息之事但恐賦祖之廣不足給其用秩稟之多不足充其欲紀律一弛天下蕩然有不可捄之弊矣臣又伏讀近降詔旨令後應内降特與恩澤及免減罪犯並仰中書樞密院并已承受官司具前後詔勑執奏不得施行有以見陛下勵精革弊求治之切至也唯此覃恩頗蠹政之甚伏望陛下上稟祖宗之訓下為社稷之計所有令來遷轉恩澤乞賜特行裁處免千古之下以累聖德之萬一臣過叨

寵擢位踈責重區區之懇不能自已惟陛下留神省察
天下幸甚皇祐二年十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不宜給麥允言鹵簿

司馬光

臣聞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
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
畢之謂名車服等差之謂器二者人主所以保蓄其臣
而安治其國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

大勞過絶於人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陛下雖欲寵秩其人而適足增其罪累也何則三公之官鼎足承君上應三台鹵簿者所以褒賞元功皆非近習之臣所當得者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極其富貴死又以喪事之禮為之送終鼓吹笙鐃烜赫道路是則揚其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為榮也惟陛下覽仲叔于奚之傳垂意孔子之言則知名器之重不可加非其人况唐制羣臣於

國立大功者婚葬則給鹵簿餘不在給限伏望陛下追寢前命其麥允言更不給鹵簿毋使天下人竊議指目以為朝廷過舉不勝幸甚皇祐二年上時為殿中丞同知諫院

上英宗論兩府遷官　司馬光

臣曾上言兩府臣寮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陛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未蒙采納臣非憎此數人嫉其遷官乃是欲全其令名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耳先帝親選聖明傳以天下令陛下乃歸功大臣臣固知其人

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實曾賛成先帝聖意乃是欲安
宗廟社稷若今日受賞則是預邀非常之福罪孰大焉
然則陛下賞之是掩其盡忠之心使為徇利之人何榮
之有臣所謂欲全其令名者此也夫爵位者人主所以
御羣臣之大柄也然品秩高下本皆虛名但以難得之
故為人所貴若其易得則為人所賤譬如金玉珠璣苟
或道路階庭處處有之則與瓦礫無異矣近歲以來官
冗賞濫兩府大臣豈不素知今遇陛下即政之初宜開

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令陛下以纂紹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為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内侍近臣皆有冀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於泥土將無以役使羣臣若抑而不與則人人不自知更生觖望是始於推恩而終於聚怨也且輔佐之臣自於朞年之間連併遷官而欲禁止佗人之幸進誠亦難矣臣所謂欲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者此也或者陛下以為曹佾無功尚加之使相況輔弼

大臣當國家艱難之際輸力盡瘁不可不賞臣愚以為不然陛下所以賞曹佾者非以為功也乃以皇太后之德至深至厚無以為報故褒崇元舅以慰母心今若緣此推恩次及后族次及兩府次及他人則是曹佾隨衆遷官不為優異於皇太后之心何所慰哉然則陛下虛捐盛恩而衆人皆以大例遷官何足為喜也臣豈不知陛下欲褒賞大臣而臣區區不量其力以横議干之非身之利然為朝廷忠謀無恤其他惟陛下察之治平元年六月

上時知
諫院

上英宗論近臣濫恩　　司馬光

臣昨者上言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遇陛下即政之初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令陛下以紹纘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為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覬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如泥土將無以役使羣臣輔佐之臣自於朞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止他人之

幸進伏蒙陛下面諭臣以兩府大臣皆有大功所以遷官他人無功何敢輙望臣再三敷奏以陛下若寢兩府恩命則他人自然不敢僥求若見兩府遷官則誰肯自謂無功不求榮進恐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敢奏當時陛下聖意確然終不開納令兩府纔受恩命竊聞入内内侍省都知任守忠等已一例遷官臣竊料向去其餘臣寮互相形比繼續遷官卒無窮盡蓋官爵者人主之利器所以驅策羣臣制御四海令陛下曾不

愛惜容易與人一至於此臣竊惜之凡制令之行必自貴近為始前者濫恩已施之於貴臣不可復收若止之於近臣猶可救其大半所有任守忠恩命伏望聖慈特賜追還以塞向去僥倖之路治平元年七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論重名器　何郯

臣聞聖人之養賢也能品其德能量其才能授以官於是分之為三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臺諫監司下賢使之為守令所以寓權而悅之也於是為之宮室

輿馬以養其體為之旌旗冕弁以養其貴為之鐘鼓琴瑟以養其樂為之弓矢斧鉞以養其威然而不可以私授惟其德惟其才而已矣苟授非其人則覬倖之端啓有小人者得之則胥効𢇍嚮而求之若固有於己寖以成俗人人皆以取之甚易而無難矣一旦聖人將革其弊而廢黜之莫不怨望盈耳是非小人之過其過在於人主授之之輕也人主不禁之於前而止於後蓋無及已嗚呼用人之際可不謹歟昔衛以鞶纓授仲叔于奚

仲尼非之館陶為子求郎漢明拒之知名器如此其重也今陛下紹德業之崇卜基圖之永大設綱紀思合天人行於前必慮其後圖於始必全於終惟是選用之艱尤所可重品其德然後授其官量其才然後定其位使朝廷上下公卿大夫皆得以服其榮安其分士無覬覦職無虛授則天下官冗之弊息名器之用正夫以大理評事之卑而太宗猶謂之清望官不以授伶人之子況其大者乎惟陛下重之

治平二年上時為龍圖閣直學士

上神宗論王廣淵章服職名　司馬光

臣累言廣淵姦邪乞盡奪去職名與遠地監當令聞廣淵帶職知齊州仍賜章服如此乃是賞之非黜之也鄉使廣淵自改京官以來謹身守分不為姦諂以至今日不過作第二任通判令所得乃如此豈可謂為姦諂無益哉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假人令之章服所謂器也職名所謂名也二者皆無用之物然而天下貴之者為其非賢材則不能得之故也唐宣宗重惜章服不輕以

與人有司製緋紫衣以備賜與經年不用三兩領故當時服緋紫者人以為貴夫名器者譬如珠玉若使之易得如瓦礫尚安足貴乎近歲兩次覃恩服緋紫者已為汎濫今又如陳鑄王廣淵輩皆賜章服是使今後受賜服者皆以為恥不以為榮也且陛下使廣淵出補外官者心已知其姦邪之迹也今又復以職名章服寵之是勸人使効廣淵所為也臣竊恐非國家之福伏望聖斷依臣前奏盡奪去廣淵職名并所賜章服與遠地監當

使賞善罰惡皦然明白治平四年五月上

上神宗論郭昭選除閤職　司馬光時為御史中丞

臣竊聞陛下纔即位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近有特旨並除閤門祗候衆言籍籍頗謂僥忝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祖宗即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為腹心羽翼豈以為永世之法哉乃遭時不得已而然也自後嗣君守承平之業繼聖考之位亮陰未言之閒有司因循踵為故事凡東宮寮吏一槩超遷謂之隨龍以此昭選之徒

得自厮役直除班行其為幸已多矣乃敢妄有攀援邀求無已曾不自省有何功勲小人之心終無猒極不可縱也且閤門祗候祖宗所以蓄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也其與班序差遣事體不同譬諸史臣則館閣之流也豈可使厮役之人為之哉况東宫其餘吏卒甚衆茍一人得之則皆有冀望之心此書所謂啓寵納侮者也陛下既承大統則率土之濵誰不為臣而獨私於東宫之人則所與親者至狹矣臣昨除御史中丞初上殿之日

首以官人賞罰為言誠以三者致治之本自上世以來不易之道也令昭選等以賤隷而叨美職是官不擇也無横草之勞而數月之間恩命相繼是無功受賞也姦慝明著如高居簡等尚保而庇之是有罪不罰也陛下始初清明方勵精求治而乃輕其官爵慢其賞罰如此將以興太平之功猶適楚而北轅也令臣所以區區進言者但為陛下惜此而已所有昭選等新除閤門祗候乞賜追寢治平四年七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論執政轉官

劉摯

臣伏覩近降麻制執政臣寮各特轉一官聖恩優厚中外聳動及臣伏讀麻制之詞乃以山陵寢廟奔走職事加臣子之異恩於是臣竊疑焉夫應奉山陵寢廟奔走職事乃臣之分也若欲以醻勞則應不止於執政若旌其送往則執政未嘗俱行授受之間未有名義伏聞所司檢會嘉祐年體例進入依應施行伏緣嘉祐八年英宗皇帝既推即位之恩臣寮各已覃轉後來以弗豫進

藥而輔導調護鎮寧中外以至聖躬康復親決庶政誠天下之慶謂輔臣實與有勞故又命各人進一官然當時臣寮再三辭避累日不敢受命至遣近臣趣令以新官入謝不降坐以待之方敢祗受又治平之末神宗皇帝嗣位覃霈改官之後適值韓琦以山陵使回懇求去位尋以兩鎮外補然猶虛上宰之位自曾公亮而下並不遞遷故與特轉一官以補轉廳之恩考求兩朝故事各有因依則今來遷官别無義説惟過賞踰僭在聖人

不足以廣恩而於義未安恐臣下終難於冒處伏望謹重國體愛惜名器授之以道則廉恥之風行欲望聖慈照會兩朝故事不同如執政臣寮辭免新命伏乞特賜允從無傷事體區區臣言庶幾有補元豐八年十二月上時為侍御史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九